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娘子軍

第六回 充女教員且懲且勸 赴音樂會可泣可歌

卻說元通書局接到沈振權回信，說是還要加洋一百元，才肯賣絕。那書局主人一想，這部書稿已為學界歡迎，斷沒有不暢銷的道理，如今就如她的願罷。當下就寄了七百塊洋錢過來，交接清楚。沈振權接到洋信，暢快到了不得，連忙走了愛雲房裡，問愛雲道：「書局回信已來，你料他肯不肯加呢？」愛雲笑道：「大約這一百元的數目總肯加的。」沈振權道：「居然被你料著。洋錢已如數寄來。」就拿原信把愛雲一看。愛雲看了暗暗喜歡，便笑道：「如此我就好許多學費，師母只要付我二百塊洋錢，還有那五百塊托師母交到智育女學堂去，作為開辦經費就是。」沈振權道：「這筆款子我今天隨即送去，那二百塊洋錢你到我房裡來拿罷。」愛雲點首稱是。當下就去拿了二百塊洋錢過來，收拾停當。這時候正是四月天氣，轉瞬一月就要放暑假，考畢業考了。

到了考試的那一天，愛雲提起精神做了兩篇絕好的策論，洋洋灑灑，暢所欲言，竟得了最優等第一名的文憑。考畢之後，堂中就放暑假。哪曉得愛雲的名譽傳遍學界，就有人聘充教員。

因為明通女學堂程度很高，要換一個好女國文教員，所以慕名來請，每月修洋四十元。愛雲也不推辭，就收關書。

這一天隨即放假，愛雲回到家裡，細細告訴公婆。那公公聽了大喜，便對愛雲道：「你既然得了教員位置，將來添補些家用倒也很好。我已老了，你好好去教女學生罷。」愛雲道：

「正是，正是。」當下細細一想，我此番既然畢業，就好自立，本應和丈夫算賬，各分疆界，好了我平分權利的苦心。但是公公待我不薄，如果和他血戰起來，恐怕公公看了不是，況且年已老大，且緩幾年再行罷。心裡主張已定。

光陰迅速，暑假已滿了。隨即進明通女學堂充當國文教員，兼教歷史。暗想我們女界這樣沉淪，我既然充了教員，總須熱心教育，開導一番，使同胞女子們開通知識，輸進文明，也好登入天堂，脫離苦海，免受丈夫專制的魔頭，豈不是好。次日開課，先在講堂上演說一番，對眾女學生道：「我謬蒙選舉忝充教員。列位同學要知道女學兩字如今很要緊的，我們中國的女界腐敗已到極點，由來二千餘年竟沒有人振興女學，提倡宗風，這就是女子的大缺點。我看我們女界，上等的描龍繡鳳做些針線，下等的燒茶煮飯做些粗事，至於論到學問全然不懂。

千百個女子中也沒有一個知書識字的，不得不靠著丈夫成了一種奴性，男權就大到了不得，這都是女子不學所以到這個地步。

如今，女學已漸漸振興了。我想女學一定比男學堂格外要重些。

這是什麼原故呢？因為二萬萬男子都從二萬萬女子出來，所以普及教育先要提倡女學。沒有完全的女國民，要想得完全的男國民，正如無源的水、無薪的火，哪能夠發達起來？必先從女學入手，做個母教榜樣，然後家庭教育造就一班完全的男國民出來，也算得文化的進步。你看古來的賢女子個個能做賢婦，個個能做賢母，這都從小時受了教育，所以能夠助夫，能夠教子，才德兼備，彪炳史冊，都從教學二字出來。列位同學想想錯不錯？我還有一句緊要話語，先要和列位同學講明。既做女學生應該知道女學的規則，那些女界的習氣萬不可學，須學女界上精神，不要學女界形式。照這樣做去，女界哪有不發達！

才不負國家振興女學的宗旨。諸公提倡女學的苦心，列位同學總要勤學才好。我的宗旨言盡於此，下午再上班講史罷。」各學生聽了個個尊敬，個個佩服。愛雲倒很喜歡。從此天上班，應講的細細講解，應改的處處改正。學生受了益處，程度漸高，真所謂青出於藍了。

有一天悶悶不樂，若有所思。愛雲就拿了一本唱歌書翻了幾張看看，解解愁悶。暗想這種唱歌書，編得不好。歌唱一門本是天籟，可以激發心志，活潑性情，我不妨新編一部出來，句句要切女子，移不到男子唱歌書上去。隨即打定主意，逐日編輯，全本是振興女學，發達女權這話語說得酣暢淋漓，無微不至。不到兩月工夫，已經編就。不過還沒有謄清，如今按下不表。

且說沈振權和愛雲最有感情，雖是師生如同姊妹。自從愛雲充了教員，許久沒有會見，正想過去望望她。這一天走到明通女學堂來，愛雲出來歡迎，自不消說。沈振權一見愛雲便笑道：「你的教法聽說很好，我今天特誠來看你的。」愛雲道：

「這是師母培植的好處，請坐請坐。」沈振權又談些智育女學堂的事情，又和各位教員談了幾句，忽然說：「趙市街地方要開一個音樂大會，說是高等小學吳硯時教員發起，不拘男女教員，男女學生，都可赴會。」愛雲道：「我們這塊還沒有聽見說過，大約還未開辦呢。」沈振權道：「這是一定要開辦的。如果有了日子，這塊總有傳單分來，你去赴會罷。」愛雲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隔了一星期，居然有人來分傳單。愛雲看了，一想這個機會倒是很好。我編的這部唱歌書方才脫稿，總比原有的女唱歌書好些。到那時我去赴會，定拿這書獨奏起來，也好使那些男女來賓知道女界沉淪的苦況，豈不很好！當下就拿這部唱歌書，再改一遍，卻很精當。

到了開會這一天，愛雲就邀了兩位同事，又帶了全堂女學生一概同去。果然看見一所大房子，門口掛著一張白紙單子，單上寫著入會章程。愛雲走進門去，只見入會的人已經到得不少。多日不見的張大嫂也先在裡首了，便對張大嫂道：「你來得很早，去年姊姊演說天足會真正痛快，真正酣暢，我如今還耿耿不忘。今天這裡有沒有女子演說呢？」張大嫂道：「大約總是有的。」哪曉得話未說完，只看見一個男子走上台去。愛雲知道有人演說，連忙揀個空位坐下。只聽見那男子說了一番大略，謂今天開會原是為了聯合同志討論音樂起見，列位如有長於音樂正好各奏爾能，這是競爭世界，列位也無須推讓的。以下又說些音樂的益處，等到說完就有幾個男學生奏起軍營裡新編的歌辭來，都是尚武精神，愛國思想。隨後又有些女學生拿了風琴過來奏了幾次，愛雲聽了覺得抑揚宛轉，宜雅宜風。暗想我今日既然到會，願試其技。當下就拿新編的唱歌書，記得清清楚楚，取了那座風琴，奏將起來。聲情激越，音節蒼涼，悲壯到了不得，使女子一片向學的熱心和專制的苦楚一齊引起來。聽的人不拘男男女女，個個拍手叫絕，還有幾個西女也是手舞足踏起來。此外有些稱贊的又有些悲傷的，真正是可歌可泣了。內中有一個男子便問眾人道：「這是什麼人，列位可認識麼？」有一個本堂女學生道：「這是我們明通女學堂裡的女教員，姓李名愛雲。這唱歌書是自己新編的。」那男子道：

「女子有這樣才情，倒是難得，差不多的男子恐怕編不出來。既如此，我改天托人來抄就是。」愛雲聽了，隨即停奏。那時候還未散會，看見那些來賓還有許多人細細研究，很有眾仙同日詠霓裳的光景。愛雲看了一想，音樂本是古制，那《樂記》書上說聲音之道本與政通，這句話終究不錯。如今國民進化哪可不研究音樂呢？欲知李愛雲和張大嫂談論音樂的究竟，且聽二編第七回分解。

第六回加批

熱心教育確是今日應盡之義務，女教員中實不多得。